

□散 文

秋叶自摇落

李清文

时令迈入十月后，暄气初消，阳光淡薄了许多，已是天凉好个秋。

眼看着山间的枫叶红了大半，桂花皎洁。虽说亦堪“一年好景君须记”，但一寸秋风一寸凉，细碎有声，接踵而来的沧桑之感，还是悄然漫上心头，令人猝不及防。

年少时尤喜贪玩，秋夜安谧，月色分外清亮，我和伙伴们一起捉迷藏，偷偷躲进荞麦垛里，屏声敛息，把自己藏深。伙伴们穿梭往来，四处找寻，也没人发现我的踪迹，一个个灰溜溜地回家了。偌大的村子，空旷又寂静，只剩下我一个人。从垛中钻出来，顶着满头月光和草屑，独自往家里走，轻手轻脚进了柴门，爬到炕上倒头便睡。蜷曲而眠，浑然不觉半夜风凉，忽被一条薄被盖住肚脐，从头暖到脚，一觉到天亮。

人生跟跟又踉跄，弹指间便是中年，蓦然感受到了秋风凉意，一阵紧似一阵，让人无处可避。出门在外，东奔西走的日子，微凉的风雨总是不期而至，我未免心灰意冷，时常畏缩不前。每每想起娘半夜盖过来的薄被，如同

阳光加身，这秋风一下子柔软无比，温润如初，盈盈而过。

清早去上班，天气甚好，空气又甜又凉，新鲜得每吸一口，肺就被呛得疼一下。路过唐城墙遗址公园，蜿蜒前伸的人行道上，层层叠叠铺着银杏叶，看似一匹金黄锦缎，轻轻一抬脚，前程似锦的感觉油然而生，越走脚底越有劲儿，一路容光焕发，欣欣然走向前方。不远处，三五只小鸟旁若无人，羽毛蓬松，在晨光里波波俏俏，唧唧私语。遗憾的是，环卫工人扛着竹帚来了，都要前前后后扫一扫，落叶便所剩无几。这朴拙之美，这满满登登的秋意，就被划拉得瘢痕累累，凌乱不堪。林荫小道上空空洞洞的，了无生机，那些鸟儿也受到惊吓，啾啾哀鸣，一只只落荒而逃。

日本冈仓天心的《茶之书》记：茶道大师利休的儿子绍安打扫庭院，里里外外忙活了大半天，把小径和石阶刷洗了三次，石灯笼也擦拭多遍，石梢上淋过了水，苔藓上也閃耀着翠绿，没有一枝一叶留在地面。利休却斥道：“蠢蛋，庭院不是这么打扫的，这像是

洁癖。”一边说着，一边步入院中，抱住树干猛地摇将起来，庭院内顿时洒满红黄落叶，陡然变得清新脱俗，一地悠长。这灵巧巧巧的落叶，还是不要急着去拾掇，“门前红叶地，不扫待知音”，任由它落在通幽之径，也落在人生沿途，亦不枉这一场秋天，该是多么斑斓而又静美。

在这个季节，窗外的爬山虎不知寒气将至，还在一个劲往上蹿动，眼看着要攀过屋顶，藤上长出嫩叶，竟然开出细密的碎花儿。这叶子绿得娇柔，花瓣也鲜得粲然，比先前开过的花还要妩媚几分。相比之下，泛红的老叶就逊色多了，脉络暗淡无光，显得无精打采，不忍卒看。再过三两个月，天气骤冷下来，霜冻的日子会一天天临近。老叶仍青赭不改，嫩芽却熬不过严寒，很快就会蔫巴，且明年开春再也萌发不了，还是趁早把它掐掉吧，或许还能留下一线生机。

眼下的秋日午后，太阳是一枚黄橘子，在枝头晃晃悠悠，熟透的气息让人难以自拔，显得笨手笨脚。从窗外探

头而入的粼粼波光，在墙上一点点朝下挪动，往外移除，不知不觉大半天过去了，仅剩一面白墙立在那儿。靠近它时，似乎摸到了它温热的影子，还留在原地，竟熟悉得有些陌生。

“秋天来了，有些什么想法和打算？”“想和年轻的姑娘一起情死。”这是川端康成小说里的对话，浪漫而又富有激情。只是日本的“情死”，就像感冒了咳嗽发热，时有发生，过几天就退烧了，人也会变得恍惚，手心冒着虚汗，不知不觉苍老下去。人到中年之后，情感还如此跌宕起伏，忽冷忽热，总归是有些不合时宜的吧。

其实，在秋天里，最好的状态是安静下来，一个人迎风而立，想立多久立多久。眼前的落叶纷纷扬扬，每一片都是浑圆晶莹，意兴阑珊，丝毫没有枯蔫之象。那些树枝随风摆舞，早已硬骨生成，曲而不折。在短暂的萧瑟过后，游下来便是天高云淡、心思澄明，以及冷暖自知的美好时光。正如古希腊荷马的句子，“秋天将树叶撒落一地，春天来到，林中又会滋生许多新的绿叶。”

□诗 歌

守望秋天的收获(外一首)

白卫民

深秋的风
握着如椽的画笔
饱蘸金色的颜料
尽情在大地上描画

秋天的阳光温柔而细腻
一片青纱帐渐渐变成了金纱帐
玉米棒子笑的合不拢嘴
露出了一排金黄色的牙齿
稻田踩着金色的波浪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红艳艳的苹果
还在树梢上悠闲的打坐

红高粱举起火把
在田野把深秋照亮
咧着嘴儿的石榴
在果园上空流淌着欢笑
五彩斑斓的田野上
散发出庄稼成熟的芬芳
一群鸟儿飞来飞去
忙着觅食，尽情欢叫

庄稼地上铺满了丰收的景象
满怀喜悦的农人心中荡漾
守望秋天的收获
按捺不住心中的若狂

蘸一下汗水的颜料
将秋天丰收的场景点缀
哪管是画？是景？
连同丰产的庄稼统统带回家

秋天的眼泪

深秋的舞台上
高粱红着脸庞致谢垂首
满头卷发的菊花微显胆怯
害羞的枫叶顶着红红的盖头
他们等待
出嫁这个深秋

下了场的秋蝉没了踪影
高昂的嗓音尚在树梢上淌流
池塘里的蛙鸣
裹着秋风飘荡持久
大雁已经排兵布阵
要去远方旅游
萤火虫慢慢熄灭了
舞台上耀眼星光依旧

柿树上庆丰年的红灯笼
早早在山乡凌空悬挂滴溜
唯有枯黄的草叶上
难舍的眼泪悄悄往下流

□小小说

灯笼

王 辉

雪飘飘洒洒，像一群洁白的蝴蝶，围绕着村口的那盏路灯翩翩起舞。远处传来了零星的爆竹声，空气中已经闻到了年的味道。她站在橘黄色的路灯下，左顾右盼，显得既兴奋又焦急。她在等谁？没人知道。偶尔有脚步声传来，她急忙迎了上去，但很快又回到了灯下，一边摇着头，一边嘟囔道：“莫非他没收到信……”她心里隐隐起了一丝担忧。突然，路灯熄灭了，周围一片漆黑，她心中的担忧就像这夜色愈发沉重起来。

过了一会，一束亮光朝这边移来，近了，发现原来是爹。“爹，你怎么也来了？”

爹说：“我找你半天了，想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她问。

“听说赵嘉要回来啦？”

她点点头，不敢看爹。

爹脸上的肌肉微微颤动了一下，爹说：“你为什么还念着他？到底图他什么？”爹从一开始就反对他俩在一起。

她用脚尖轻轻擦着地上的雪，小声道：“我啥也不图，就是打心眼儿喜欢。”

“他又矮又丑，根本配不上你。”

她说：“好看不能当饭吃。他心眼好，人聪明，有技术。”

“他家穷，没爹没娘。”

她说：“人穷不怕，只怕志短。当年咱家不也穷得叮当响？”

“他是外乡人，靠不住。”

她说：“只有真爱的人，才靠得住。”

“别忘了，他还坐过牢。”

她说：“他已经从那起事故中吸取了深刻教训。在狱中，他除了干活就是读书学习，还荣获技术革新一等奖，因为表现好提前获释。”

爹无言以对，说：“你是铁了心要和他在一起？”

她咬着嘴唇使劲点点头。

一阵沉默过后，爹的口气突然缓和下来，说：“你从小倔强，认准的事，一头牛也拉不回来。看来，爹也只能认了。”

她猛地抬起头来，睁大一双惊喜的眼睛，不敢相信地望着爹：“爹，这么说，您同意啦？”

爹点点头：“实话实说，在这件事上，爹想了很久，也观察了很久，如今我跟你娘都想通了，只要你们好就行。”

她恍然大悟，忍不住泪水扑扑往下掉，激动地说：“爹，原来你刚才故意考我？”

爹笑了，说：“爹知道，这些年来，你一直在等他，一直在偷偷跟他联系，还给他寄书寄物。”

她说：“我只是想，多给他鼓励多给他希望。”

爹说：“他出来后有什么打算？”

她说：“他想回乡创业，希望用自己掌握的技术为新农村建设出一把力。”

“这也是爹希望的。”爹顿了顿又说：“如今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大伙都住进农民新村，完全变了样，他知道回家的路吗？”

她说：“我在信中告诉他，以前旧村口那盏路灯还亮着，我在路灯下等他。可刚才不知怎么灯突然灭了。”

爹唔了一声，同女儿一起等了一会，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这手电筒你拿着，我先回家了。”说罢便走了。

过了一会，爹又回来了，手里提着一盏大红灯笼，说：“把这灯笼挂在路口吧。”

在当地有个风俗，每逢佳节，家家户户门前都要挂灯笼，除了营造喜庆氛围外，灯笼也是用来迎接远方的亲人。火红的灯笼在漆黑的夜晚显得分外耀眼。



海岛旭日 张卫星 摄



石头村晨雾 李建国 摄

□散文诗

秋天，乡村风景线

卢兆盛

红辣椒，黄包谷

秋天，在乡村的屋檐下，总有一些耀眼的东西牵住你的目光，让你看了又想看。那东西是暖色的，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一种温暖的享受。那红火火红的，是辣椒，或尖长或圆实，一串串，悬挂得有层次感；那金黄金黄的，是包谷，通体饱满硕壮，一行行，排列得颇为壮观。

这红辣椒，这黄包谷，经秋阳朗照，青瓦映衬，便红的更红，黄的更黄，反衬出一束束赤线金光，仿佛要花了你的眼；那一颗颗晶亮的包谷籽儿，令人担心它们随时都会膨胀炸裂，成为一朵朵极美丽的雪白的米花。

能够达到今天这个高度，并炫耀于灿灿秋阳下，它们在地里时恐怕做梦都未曾想到吧。它们当然不会知道自己已被选定为种子，等来年又将摇曳一片春光一片秋色，而种它们育它们采摘它们的农人，在将它们悬挂于屋檐下时，也许并未想到那红红黄黄的汗水的结晶会成为绝美的立体的风景吧。

这绝美的立体的风景如画如诗如歌，属于乡村的秋天。

是的，那样的悬挂摆放极随意，但在这随意

中，谁能否认它蕴含着艺术家独具的匠心 and 美学思想呢？

金色草垛

那草垛永远金光灿烂，一座座，随了田埂蜿蜒而去……

于是，秋天的田野便有了精神，温暖宜人，芬芳宜人。

置身于草垛前，我总想到父亲。草垛伟岸、高大、严肃，我不敢放肆；而每一根稻草却又那么柔软，那么富有弹性，且散溢出一种温馨，一种亲情，这时，我又想到了母亲。

从金色草垛中走出，实现了父亲母亲的一个梦想，却没有忘怀那金色的草垛。

年年岁岁，风吹雨淋日晒；岁岁年年，弯腰弓背，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田野上雕塑自己弯伏的形象，岁月却真的无情地还给他们佝偻的身影……

唯独那挺拔的草垛，年年秋天，巍然崛起；而他们弯伏的脊背却再也挺不起来。

那草垛便是丰碑了。

但，到那一天，它却是要献身的。

那草垛永远金光灿烂，一座座，随了田埂蜿蜒而去……构成秋天乡间绚丽迷人的风景线。

□小小说

开花结果

尹 乾

甜蜜，感慨人生不虚此行。他常常拉着她留意幼儿园小朋友的笑脸，说这样好减压。她表示赞同，童真的世界无纤尘。

你说，小朋友可爱不？”他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那还用说？如果可以，我还不愿意长大呢。”

“要不，我们造一个小朋友？”

“收回你的话，别触碰我的底线。”她脸沉了下来。

因为有一个被寄养的童年，她心里落下了阴影，而他一直想减小她的心理阴影面积。

毕业后，她到东北去读研，他回到南方小城谋职。她说，几乎所有的爱情都输给距离，不如就此告别吧？他不服气，说距离会产生美。他放不下她。每个月他都乘飞机去看她。

“我飞越整个中国来看你，感动不？”他问。

她点点头，良久，幽幽地说：“你那点工资够买飞机票吗？好合好散吧，别飞了。”

“我喜欢，我有飞行的权利。”

“我告你侵犯领空。”她咯咯笑着。

“告吧，先侵犯再说。”他边说边把她拥入怀里。

“感动容易让人上当，我会努力释释感动的。”她梦呓似地说。

他心里一凛，她是一个足够冷静的女人，固守她的规则，护卫她的领地。他的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开始萎缩。

她陪着他在北国风光中徜徉，在大风中追逐，在雪地上雕刻一个你挨着一个我，在森林里看花花草草……

他不死心，他那么爱她，他们相处那么和谐。于是他再问：“你喜欢会开的花，还是有结果的树？”

“会开的花！”她脱口而出，“属于自己的时光里，活活泼泼，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绽放自己，太值得了！”她闭上眼睛做呼吸状，仿佛花香正飘来。

“那……有结果的树有什么不好呢？伴随岁月一起成长，吸取阳光雨露，该结果的时候，就结自己的果，一切自然而然。然后看

自己的果又长成一棵树，我觉得挺有成就感，或许这种生生不息的念想，正是人类顺应自然的一种方式吧。”

她鼓起掌来：“说得太好了！”然后，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足足有两分钟，叹道：“好大一棵树，是该结果了。”她哈哈大笑起来，他心井里则摇晃着一只七上八下的桶，回响着父母的絮叨。

八月，他陪她上广州找工作。“等她安顿下来，我就离开。”她不在身旁的时候，他在心里反复地说服自己，八月里的骄阳晒在身上，却感觉不到多少热度。

她兴冲冲撞开门，带着一阵风，差点把他扑倒。

“有结果了？”

“有了，双喜临门呢！”她用脸颊蹭他的胡子。她高兴的时候总喜欢这样，说是痒痒的，特舒服。

她坐起来，掏出一张合同在他眼前晃一下，“这是一喜！”

“另一喜呢？”他问。

“这个嘛……是秘密，不能随便公开的……”一个鲤鱼打挺，他拥住了她。她手中，捏着他不知什么时候写的那张小纸条：“比起会开的花，我更喜欢有结果的树。”噢，这句话何时跑到她那儿去了？他有点呆……猝不及防的，耳边响起她的声音：“你也来我的城市吧，我们一起种树。”